

## 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三刻拍案驚奇 第十四回 郎材莫與匹 女識更無雙

怪是裙釵見小，幾令豪傑腸柔。夢雨酣雲消壯氣，滯人一段嬌羞。樂處冶容銷骨，貧來絮語添愁。誰似王娘見遠，肯耽衾枕風流，漫解金釵供菽水，助郎好覓封侯。鵬翻勁搏萬里，鴻聲永著千秋。右調《菩薩蠻》

世上無非富貴、貧賤兩路。富貴的人，思衣得衣，思食得食，意氣易驕，便把一個人放縱壞了；貧賤的人，衣食經心，親朋反面，意氣易灰，便把一個人折挫壞了。這其中須得一提醒，一激發。至於久居驕貴，一旦寒落，最是難堪；久在困苦，一旦安樂，最是易滿，最不可少這提醒、激發一著。如蘇秦，他因妻嫂輕賤，激成遊說之術，取六國相印。後就把這激法激張儀，也為秦相。這都是激的效驗。但朋友中好的，過失相規，患難相恤；其餘平交，不過杯酒往還，談笑度日，哪個肯要成他後日功名，反惹目前疏遠？至到父兄之間，不免傷了天性。獨有夫妻，是最可提醒、激發的。但這些婦人遇著一個富貴良人，穿好吃好，朝夕只是撒些嬌癡，或是承奉丈夫，誰曉得說他道他？若是貧的，或是粗衣淡飯，用度不克，生男育女，管顧不到，又見親戚鄰里富厚的來相形容，或相諷笑，本分的還只是怨命，陪他哭泣怨歎，丈夫知得，已自不堪；更有那強梁的，便來吵鬧，絮聒柴米，打罵兒女，尋死覓活，不恤體面，叫那丈夫如何堪得？怕不頹了志氣？是這些沒見識女子內，不知斷送了多少人。故此，人得賢妻都喜得內助，正喜有提醒、激發處，能令丈夫的不為安逸、困苦中喪了氣局，不得做功名中人。像戰國時樂羊子妻，因其夫遊學未成回來，他將自家織的布割斷，道：「為學不成，如機之斷，不得成布。」樂羊子因這一點醒，就努力為學，成了名儒。又唐時有個杜羔妻劉樂，他因夫累舉不第，知他將回，寫一首詩寄去道：

郎君的有的有奇才，何事年季被放回。

如今妾面羞君面，郎若回時近夜來。

杜羔得詩大慚大憤，竟不歸家，力學舉了進士。這皆賢哲婦人，能成夫的。

到我朝，也有好女子，落在江西南昌府豐城縣中。這豐城有一個讀書的，姓李名實甫。他父親姓李號瑩齋，曾中進士，初選四川內江知縣，那時實甫只七、八歲。其時父親回家祭祖，打點上任，凡是略沾些親的，哪一個不牽羊擔酒來賀？今日接風，明日送行，哪一日不笙歌聒耳，賀客盈門？正是：

堂前癡客方沾寵，階下高朋盡附炎。

好笑一個李實甫，哪一個豪門宦族，除沒女兒的罷了，有女兒的，便差上兩三歲，也都道「好個公子」，要與他結親。李知縣道兒子小，都停著，待後日。自擇吉赴任去了。

一到，參謁上司，理論民詞，真個是纖毫不染，視民如傷(附注：視民如有疾患而不加驚擾，深加體恤)。徵收錢糧，只取勾轉解上司，並不加耗；給發錢糧，實平實兌，並不扣除；準理詞訟，除上司的定罪，其餘自准的，願和便與和，並不罰穀要紙；情輕的，竟自趕散；勢豪強硬的，雖有分上，必不肯聽，必竟拘提，定要正法。堂上狀好准好結，弄得這二、三、四衙生意一毫也沒。不是他不肯批去，事大，衙頭掙勒他呈堂，這人犯都情願呈堂，或是重問他罪，重罰他谷，到堂上又都免了，把甚麼頭由詐人？至於六房(附注：指縣衙裡禮、戶、吏、兵刑、工六科)，他在文書牌票上極其詳細，一毫朦朧不得。皂甲不差，俱用原告。衙門裡都一清如水，百姓們莫不道好。

誰料好官不住世，在任不上兩年，焦勞過度，一病身故。臨終，對夫人道：「我在任雖無所得，家中薄田還有數畝，可以耕種自吃。實甫年小，喜得聰明，可叫他讀書，接我書香一脈。我在此原不妄要人一毫，除上司助喪水手，有例的可收他；其余鄉紳、裡遞、衙役祭奠，俱不可收，玷我清名。」說罷氣絕。正是：

謾有口碑傳德政，誰將大藥駐循良。

魂歸故國偏遠，淚落長江共長。

此時衙內哭做一團。二衙便為他申文上司，為他經理喪事。可憐庫中既無紙贖，又無兌頭，只得些俸糧柴薪、馬丁銀兩未支，不過百兩，將來備辦棺木、衣裳並合衙孝衣。此時本縣糧裡憐他清廉，都來助喪。夫人傳遺命，一概不收。只是撫院、司道府間有些助喪水手銀兩，卻也輾轉申請批給，反耽延了許久，只夠得在本縣守候日用、路上盤纏。

母子二人扶柩下船，本縣衙官免意思來一祭，倒是百姓哭送了二十餘里。一路回來，最沒威勢的是故官家小船，雖有勘合，驛遞裡也懈懈的來支應，水手們也撒懶不肯趕路。母子淒淒守著這靈柩：

亭亭孤月照行舟，人自傷心水自流。

豔骨已成蘭麝土，雲山漫漫使人愁。

迤邐來到家中。親鄰內有的道是可惜，是個好官，天沒眼！有的道：「做什清官！看他妻子怎生樣過活？」他母子經營殯葬。葬時，只不過幾個鄉紳公祭。有幾個至交來送，也只是來應故事，哪得似上任時鬧烘，送上船或送一兩程才散光景？逡巡年餘，鄉紳中份子初時還來搭他，到後來李夫人漸漸支應不來，不能去便去。公子小，不入達，沒人來理他，他率性竟不去了。家中有幾個能幹家人，原是要依勢擡些錢來靠的，見公子小，門房冷落，都各生心。

大管家李榮，他積攢些私房，央人贖身去了。

還有個李貴，識得字，在書房中服事的，他投靠了張御史，竟自出去。一個小廝來福，他與李夫人房中的丫鬟秋香勾搭，掏摸一手逃去，告官追尋，也沒蹤跡。

只有個老蒼頭李勤，只會噏飯，不會支持。遺下田有百餘畝，每畝也起租一石。租戶欺他孤寡，拖欠不完，老蒼頭去催討，吃他兩瓶酒，倒為他說窮說苦。每年反要納糧當差，不免典衣斂飾，日漸支撐不來。故此公子先時還請先生，後來供膳不起，也便在外附讀。

且喜他聰明出人，過目成誦，把父親留下子史詩賦，下到歌曲，無不涉獵。守得孝滿，年紀十五六歲。夫人也為他尋親，但只是低三下四人家。公子又道自家宦門舊族不屑要他。至鄉宦富家，又嫌李公子窮，不肯。起初也有幾個媒媽子走來走去，落後酒沒得噏，飯沒得吃，便也不肯上門。逢著考試，公子雖是聰明，學力未到，未必能取。要年家們開填，撇不面情過的，將來後邊搭一名。府間價重，就便推托，尚未得進。公子見功名未成，姻親未就，家事又寥落，大是不快。只是豪氣未除，凡是文會酒席上遇著這乾公子、富家郎，他恃著才勝他，不把他在意。見這些人去趨承，他偏要去掃他，或是把他文字不通處著實塗抹，或是故意在人前聯詩作耍難他。所以這乾人都道他輕薄，並不肯著他。他也便自放，常做些詩歌詞曲，有時在館中高歌，有時在路上高唱，甚而市井小人也與他吃酒歌唱，道：「我目中無非這一流。還是這一起率真，不裝腔。」滿城中不曉得他是發洩一種牢騷不平之氣，盡傳他是狂蕩之士。以耳為目的鄉紳原沒有軫恤故舊的肚腸，聽得人謗他，都借來推道是不肖子，不堪培植。那李公子終不望他們提攜。

似此又年餘。忽一日，一個王翊庵太守，也是豐城人，與他父親同舉進士，同在都察院觀政。他父親做知縣病故；王太守初任工部主事，轉抽分員外，升河道郎中，又升知府。因在任直諫，忤了上司，申文乞休，回到家中。在鄉紳面前問起：「李年兄去後家事何如？後人何如？」這些鄉紳都道他家事凌替，其子狎近市井游棍，飲酒串戲，大壞家聲。王太守聽了，卻也為他歎息。

次日就去拜李夫人。公子不在，請年嫂相見。王太守問了些家事，又問公子，夫人道：「苦志攻書，但未遇時」。王太守也道他是護短的言語，也不相信。送了些禮，又許後邊周濟，自去了。

李公子回，夫人叫他答拜。李公子次早也便具帖來王太守宅中。不料王公不在，門上見他面生，是不大往來的了，又是步行，一個跟隨的老蒼頭，又籠鍾襪，接帖時甚是怠慢。公子不快，只投一帖，不候見就回。彼此不題。

偶然一晚，王太守在一鄉紳家吃酒回家，其時大月，只聽遠遠一個人在月下高唱，其聲清雅。王太守坐轎內細聽，卻是一個《桂枝香》：

雲流如解，月華舒彩，吐清輝半面窺人，似笑我書生無賴。笑婆娑影單，婆娑影單，愁如天大。悶盈懷，何日獨把蟾宮桂，和根折得來。學深湖海，氣凌恒岱，傲殺他繡虎雕龍，寫向旁人怎解，笑侏儒與群，侏儒與群，還他窮債。且開懷，富貴非吾素，機緣聽天付來。

王太守聽了，道：「這一定是個才人，落魄不遇的。」著人去看來，那小廝便趕上前，把那人一瞧，那人見了，道：「誰不認得李相公，你瞧什麼？」

那小廝轉身便跑，回王太守道：「那人道是什李相公。細看來，似前日老爺不在家，來拜老爺的李公子。」

王太守道：「一定是李家年姪了。快請來相見。」家人忙去相請。王太守便也下轎步來，抬頭一看，卻也好個儀表：

昂藏骨格，瀟灑丰神。目搖岩下電，灼爍射人；臉映暮天霞，光輝奪目。亂頭粗服，不掩那年少風流，不履不衫，越顯出英雄本色。正是：

美如冠玉輕陳孺(附注：春秋時，陳武子)，貌若荷花似六郎(附注：唐武則天之寵臣張昌宗，以貌美名)。

王太守與那人相揖了，便道：「足下莫非李瑩齋公子麼？」

那人便道：「卑末正是。不敢動問老先生是何人？」

王太守道：「老夫便是王翊庵。」那人便道：「這等是王年伯了。小姪一時失於迴避。」

王太守道：「老夫與令先尊同第時，足下尚是垂髫，故老夫尚未識荊。可喜賢姪如許豪爽，應能步武前人。」

李公子道：「慚愧，功名未成，箕裘未紹。」

王太守道：「前見年嫂，道賢姪力學攻文，不勝欣快。更日還要屈過與小兒、小婿會文。」

李公子道：「當得趨赴。」說畢，兩下分手。

李公子笑道：「可笑這王年伯那兒子、女婿，只好囊酒袋飯，做得什文字！卻要我去同作文，到作文時，可不羞死了他。」仍舊高歌步月而回。

次日，王太守因前日曾應承周濟，著人送白銀五兩，白米五石，就請公子明日赴會。李公子至日便欣然前去。

一到，王太守便出相見。公子致謝。

王太守道：「些須不足佐菽水(豆和水，指粗茶淡飯，表示微薄之意)，何煩致謝！」

吃了茶，延進花園裡面。卻是三間敞廳，朱樞綠檻，粉壁紗窗。廳外列幾行朱朱粉粉的妖花，廳內擺幾件斑斑駁駁的古董。

只見裡邊早有先生，姓周號公溥，是南昌府學一個有名廩生，引著兩王太守公子，長字任卿，次字[栖下加心]之，兩個王太守女婿：一個劉給事公字，字君[迂]；一個曹副使公子，字俊甫，一齊都相見了。家僮早已列下幾個坐兒，鋪下筆硯。王太守便請周先生出題。周先生再三謙讓，出了兩個題目。王太守還要出，周先生道：「只兩個藝罷。」那王任卿把一本《四書》翻了又翻；王[栖下加心]之便想得面無人色，坐在椅上動也不動；劉君[迂]在敞廳外走來走去，再不停足；那曹俊甫似個做得出的模樣，在那廂寫了幾行，扯去了又寫，寫了又扯，也不曾成篇；只有李公子點了幾點頭，伸開紙來，一筆掃去，午飯後篇已完了。正是：人癡攢眉笑苦吟，花磚日影又移陰。

八叉(附注：唐溫庭筠才思敏捷，其作詩賦又手構思，八叉則成八韻，人稱溫八叉。)誰似溫郎捷，擲地還成金石音。

王太守遜周先生看，周先生不肯，推了半日，周先生看了，道：「才氣橫溢，詞調新雅，這是必售之技。」

王太守也接過去看了一看，道：「果然筆鋒犀利，英英可愛。」收在一邊。那四個也有有了些草(稿)的，也有一字未成的。

王太守恐妨眾人文思，邀李公子到水閣上去。問道：「一向失問，賢姪令岳何人？」

李公子道：「小姪尚未有親。」太守又沉吟了一會。

將晚，裡面已備下酒餚。先生忙幫襯道：「列位相公有未完的，吃酒後請罷。」眾公子都坐了。

席上，那李公子應對如流，弄得四位公子好似泥塑木雕一般。酒罷，李公子自去了。

王太守回來討文字看，一個篇半，是來得去不得的文字；兩個一篇，也都是庸說；一個半篇，煞是欠通。王太守見了也沒什言語，倒叫先生有些不安。

王太守進內見了夫人道：「今日邀李家年姪與公子女婿作文，可笑我兩兒、女婿，枉帶這頂頭巾，文理俱不甚通，倒是李郎，雖未進學，大有才氣。看來不只一青衫(定)終身。」

夫人道：「你兒子、女婿都靠父親騙的這頂頭巾，原不曾會做文字。既你看得他好，可扶持他進學，也不枉年家份誼。」

王太守道：「正是。適才問他，尚未有親。我兩個女婿，都是膏粱子弟，愚蠢之人。我待將小女兒與他，得一個好女婿，後邊再看顧他。夫人意下何如？」

夫人道：「李郎原是宦家，骨氣不薄；你又看得他好，畢竟不辱門楣。但二女俱配豪華，小女獨歸貧家，彼此相形，恐有不悅。」

王太守道：「我那小小姐識見不凡，應不似尋常女流，不妨。」

次日，竟到書房對周先生道：「昨見李生文字，學力尚未充，才華盡好。」

周先生道：「是進得的。」

王太守道：「豈只進而已！竟待招他作婿，敢煩先生為我執柯(附注：作媒人)。」

先生道：「曾與夫人相商麼？後邊恐厭他清貧，反咎學生。」

王太守道：「學生主意已定，決不相咎。」

去後，只見劉君[迂]道：「我丈人老腐，不知哪裡抄得這幾句時文，認他不出，便說他好，輕易把個女兒與他。」

曹俊甫道：「若是果然成親，我輩中著這個窮酸，也覺辱沒我輩。」

王[栖下加心]之道：「不妨，我只見母親，說他又窮又好吃酒、串戲，自然不成。」

先生道：「令尊要我去說，怎生是好？」

王任卿道：「先生自去，料他不敢仰攀。」

先生去見了李公子，又請見李夫人，說及親事，公子推卻。夫人道：「既承王大人厚意，只是家貧，不能成禮。」

先生去回復，王太守道：「聘禮我並不計。」這邊李夫人見他意思好，便收拾些禮物，擇日納采。

那王任卿兄弟狠狠的在母親前破發。

母親道：「你父親主意定了，說他不轉。」兩兄弟見母親不聽，卻去妹子前怨傷父母道：「沒來由喜妳！家又貧寒，人又輕狂；若成親，這苦怎了？」王小姐只不言語。

後邊兩個嫂嫂與兩個姐姐又假做憐惜，來挑撥她，道：「人又尚未進，不知讀得書成麼？又家中使喚無人，難道嬌滴滴一個人，去自做用麼？小姐可自對爹爹一說。」

小姐聽得不奈煩，道：「這事我怎好開口？想爹爹必有主見。」兩嫂嫂與姐姐見她不聽，便翻轉臉來，當面嘲笑，背地指搦

她。小姐略不介意。

過了數月，李家擇日畢姻。王太守與夫人加意贈他，越惹得哥嫂不喜歡。所喜小姐過門，極其承順孀姑，敬重夫婿。見婆婆衣粗食淡，便也不著華麗衣服。家裡帶兩房人來，她道她在宦家過，不甘淡薄，都發回了，只留一個小廝，一個丫鬟。家中用度不給，都不待丈夫言語，將來支給，並沒一些嬌癡驕貴光景。

只是李公子，他見兩個舅子與連襟，都做張致，裝出宦家態度，與他不合，他也便傲然，把他為不足相交。倒是舊時歌朋酒友，先日有豪氣無豪資，如今得了妝奩，手頭寬裕，常與他往還。

起初王小姐恐拂他意，也任他。後來見這乾人也只無益有損，微微規諷他，李公子也不放在心上。

一日，王太守壽日，王小姐備了禮先往，到得家中，父母歡悅如故，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(哥嫂與姐姐，不覺情意冷落。及至)貴客來，報劉相公、曹相公來，兩個哥便起身奉迎報。

李公子來，道：「什貴人麼，要人迎接。」直至面前，才起身相揖。

這李公子偏古怪，小姐來時，也留下什(闊)服、綾襪朱履與他打扮，他道：「我偏不要這樣外邊華美。」只是尋常衣服，落落穆穆走來，相揖時，也只冷冷不少屈。但是小姐見(了)已大不然，又見哥哥與劉、曹兩姐夫，說笑俱有，立做一團；就是親友與僮僕都向他兩人虛撮腳；到李公子，任他來去，略不加禮。及至坐席，四人自坐一處，不與同席。

李公子想也有不堪，兩眼只去看戲，不去理他。看到得意之處，偶然把箸子為它按拍。只見他四人一齊哄笑起來。

裡面大姨道：「想心只在團戲上，故此為它按拍。」

二位嫂嫂道：「做一出與丈人慶壽也可。」小姐當此，好生不快，不待席終，托言有疾，打輻便行。

母親苦死留她，不肯。此時李公子聞得小姐有疾，也便起身，兩個舅子也不強留。行到芒湖渡口，只見小姐輻已歇下。叫接相公一見，便作色道：「丈夫處世，不妨傲世，卻不可為世傲。你今日為人奚落，可為至矣！怎全不激發，奮志功名？」因除頭上簪珥，可值數十金，道：「以此為君資斧，可勉力攻書，為我生色。且老母高年，河清難待。今我為君奉養，菽水我自任之，不縈君懷，如不成名，誓不相見。」遂乘輻而去。

李公子收了這些簪珥，道：「正是，炎涼世態，不足動我；但她以宦室女隨我，甘這淡薄，又叫她受人輕笑，亦是可憐。我可覓一霞帔報母親，答她的貧守。」

因就湖旁永復庵賃一小房讀書。王小姐已自著人將鋪陳柴米送來了。此後果然謝絕賓朋，一意書史，吟哦翻閱，午夜不休。每至朔望歸家定省，王小姐相見，猶如賓客一般，只問：「近日曾作什功課麼？」如此年餘，恰值科考。王太守知他力學，也暗中為他請托。縣中取了十名，府中也取在前列，道中取在八名，進學。入學之日，王太守親自來賀，其餘親戚也漸有攏來的了。正是：

螢光生腐草，蟻輩聚新漕。

不隔數日，王小姐對公子道：「你力學年餘，諒不止博一青衫便了。今正科舉已過，將考遺才，何不前往，功名正未可知？」

公子道：「得隴足矣！怎又望蜀？」小姐不聽，苦苦相促，只得起身。

府間得王太守力取了，宗師考試，卻是遺才數少。宗師要收名望府縣前列，撫按觀風批首緊要分上；又因時日急迫，取官看卷，又在裡邊尋自己私人，緣何輪得他著？只得空辛苦一場。回時，天色尚未暮，忽然大雨驟至，頃刻水深尺許，遙見一所古廟，恰是：

古木蕭森覆短垣，野苔遮徑綠無痕。

山深日暮行人絕，唯有蛙聲草際喧。

到得廟中，衣衫盡濕，看看昏黑，解衣獨坐，不能成寐。

將次三更。只聽得廟外喧呼，公子恐是強人，甚是驚恐。卻是幾盞紗燈，擁一貴人。光景將及到門，聽得外邊似有人道：「李天官在內，暫且迴避。」又聽吩咐道：「可移紗燈二盞送回。」忽然而散。

公子聽了，卻也心快。只是單身廟中，淒冷坐立不住。又失意而回，怕人看見。且值雨止，竟跣足而回。

到家，老僕與小廝在莊上耘田不回，只得一個從嫁來粗婢，又熟睡，再也不醒。王小姐只得自來開門。見了道：「是什人拿燈送你？」

公子道：「停會對妳說。」進了門，就把廟中見聞一一說知。

小姐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沒有個自來的天官，還須努力去候大收。」

幽谷從來亦有春，螢窗休自惜艱辛。

青燈須與神燈映，暫屈還同蠅屈伸。

極熱天氣，小姐自篝燈續麻，伴他讀書。將次到七月(盡)，逼他起身。

公子道：「罷了，前日人少，尚不見收，如今千中選一，一似海底撈針，徒費盤纏，無益。」

小姐道：「世上有不去考的秀才麼？」到晚間還逼他讀書，叫他看後場。

公子笑道：「哪裡便用得它著？」逼不過，取後場來看，是篇《蛟龍得雲雨論》，將來讀熟了。

次早起身，跟的小廝挑了行李，趕不得路，一路行來，天色已晚。捱城門進得，各飯店都已關了，無處棲止，公子叫小廝暫在人家簷下看著行李，自到按院前打聽。清晨尋歌家，在院前行來行去，身子困倦，便在西廊下打盹。

不期在巡夢中夢見一條大黑龍，蟠在西廊下，驚醒道：「必有奇人。」

夜暗傳出道：「凡有黑夜在院前潛行打聽的，著巡捕官羈留，明日解進。」此時深夜，緣何有人？四下看，只得一個秀才，就便在睡中拿住。李公子若待要脫身時，又無錢買脫，只得隨他。

明晨解進，只見御史在堂上大聲道：「你是什人？敢黑夜在我衙前檢點！」

公子對道：「生員是豐城新進生。聞得太宗師大收遺才，急於趨赴，過早在院前打盹，別無他情。」

御史見是個秀才，已道他是夢中龍了。問了名字，吩咐一體考試。

及至考時，因夢中夢龍，便出《蛟龍得雲雨論》題。李公子便將記的略加點竄，趕先面繳。其餘這些人，有完得早的，只用錢買得，收在卷箱內好了；還有捱不上，不得收的。他卻得御史先看，認得他，竟批取了。後邊取官來，看見是代巡所取，也便不敢遺落，出案有名。

王太守便著人送卷子錢、送人參，邀去與兩個公子同寓。頭場遇得幾個做過題目，他便一掃出來。二、三場，兩個王公子道他不諳，畢竟貼出，不期他天分高，略剽竊些兒，裡邊卻也寫得充滿，俱得終場，人都為他吃驚。

歸家，親友們就有來探望送禮的了。到揭曉之夜，李公子未敢信道決中，便高臥起。只見五更之時，門外鼎沸，來報「中了三十一名」。王衙是他丈人，也有人去報。裡邊忙問：「是大相公？是二相公？」道是李相公。王家兄弟正走出來時，吃了一個掃興。王太守倒喜自家有眼力，認得人。

此時李衙裡早是府縣送捷報旗竿，先時冷落親戚都來慶賀。李夫人不甚禮貌，王小姐道：「世情自是冷暖，何必責備他？但使常如此，等他趨承便好。」

還有贖身去李榮，依舊回家，李夫人不許，又是王小姐說：「他服事先邊老爺過，知事便留他罷。」

內外一應支費，王小姐都將自己妝奩支持，全不叫李夫人與丈夫費心。

旗匾迎回，李公子拜畢，母親深謝岳丈提攜，小姐激勸，此後鬧哄哄吃賽鹿鳴，祭祖。人都羨李知縣陰德，產這等好子孫。有

道：「李夫人忍苦教子成名。」有道：「王太守有識見，知人得婿。」誰得知王小姐這等激發勸勉。既中後王氏兄弟與劉曹兩連襟，不免變轉臉來親熱，鬥份資賀他，與他送行。

李公子也不免因他向來輕玩，微有鄙薄之意，又是王小姐道：「當日你在貧窮，人來輕你，不可自摧意氣，今日你得進身，人來厚你，也不可少帶驕矜，舉人、進士也是人做來的。」又為他打點盤纏，齎發上京。

凡人志氣一頹，便多扼塞；志氣一鼓，便易發揚。進會場便中了進士，殿試殿了二甲十一名。觀政了告假省親，回來揖資修葺了向日避雨神祠。